

潇贺古道的文化根脉及文化特征探讨

李辉 聂文凯

贺州学院

[摘要] 潇贺古道是我国古代中原沟通岭南文化的关键通道，沿线的历史文化遗产类型十分丰富。为更好地了解潇贺古道文化根脉，应该对潇贺古道的文化渊源深入了解，从文化层面考量，深入分析潇贺古道的文化特点，诸如久远性、多元性等。

[关键词] 潇贺古道；文化根脉；文化特征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1.1654

引言：潇贺古道最早建于秦朝，是海陆丝绸之路的主体，同时也是楚越交流拓展的关键途径。这条古道能将中原文明与岭南文明联系起来。因为历史的长时间积淀和发展，潇贺古道也渐渐与人文文化、自然山水衔接。为探寻潇贺古道文化根脉，找出潇贺古道的文化特征，应该从潇河古道的发展历程层面考量，深入剖析潇贺古道的传承性、融合性及多元性文化特点。

一、潇贺古道概况

潇贺古道最初建于秦朝时期，是文化与文化密切交流的重要通道，为古代中原与岭南文化的沟通打下良好基础。潇贺古道总长187千米，涉及的范围较为宽泛，是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对接通道。纵观潇贺的整个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总共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时期的潇贺古道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是秦兵汉将征战南北所必经的官道，沿线有大量的军事设施，包括兵营、城址等；第二阶段为唐宋时期，这一阶段的潇贺古道主要是负责中原与岭南的交流，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原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发生很大变化，正在逐步向东部地区发展和迁移，所以潇贺古道在建设期间，逐渐成为民间交流以及沟通的关键渠道，在商贸往来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第三阶段为明清时期，随着岭南政治中心的不断东移，潇贺古道的地位渐渐呈现下降趋势，民间的交流较多，而在时代的不断发展下，潇贺古道更是成为了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其中瑶族在这一区域的分布较为广泛。^[1]

二、潇贺古道的文化根脉及文化特征

（一）潇贺古道的文化久远性

潇贺古道最初建于秦朝时期，整个发展历程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单从时间角度来看便有较强的悠久性。纵观潇贺古道的发展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万年前的智人时期，早在一万前年，这一区域便出现了农耕文明，可以说，在历史的不断变迁中，始终有潇贺古道的身影。通过阅读《人类简史》可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共经历了三次重要的革命。第一次重要革命发生在大约七万年前，属于“认知革命”，是让历史正式启动的一个时期。第二次重要革命是在12000年前，该时期属于“农业革命”，促进了历史的深入发展。第三次重要革命是在500年前，属于“科学革命”，这一革命让历史画下的句点得到了进一步创新。而通过《人类简史》发现，道州作为潇贺古道的起点之一，从中发现了两大重要革命的遗迹。^[2]

一是8~12万年前道县福岩洞智人，通过研究相关资料得知，研究学者在发掘我国南部湖南省道县福岩洞时，在该地区发现了非常多的动物化石，同时还发现了早期的人类牙齿化石，通过测年所得出的最终结果可知，这些人类化石距今已有8~12万年。由此得出，在八万前以前，我国便已经出现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而这部分人类在我国华南局部地区的分布比较广泛。通过对道县的深入研究，也将我国南北地区不同人群的共同发展现状呈现在大众视野中，这一和谐场景也验证了

我国主要是由南向北逐步扩散的。

二是早在12000年前道县玉蟾岩人工栽培稻种以及相关陶片。神农是早期长江文明的宗教神祇，其之所以在长江流域得到飞速发展，主要是因为这里有可以将物质作为基础的农耕文明。^[3]

早在我国上个世纪，我国考古学家便在湖南常德澧县的城头山和彭头山，发现了大量古代遗址，距今已有六七千年。在城头山发现了与城池和村庄类似的遗址、稻田遗址。彭头山发现了稻谷种子。由此可以判断出，在数千年前，该区域已经大力发展农耕文化，定居在此处的人们多以农业为生。在洞庭湖区和澧水中下游，发现了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这些文化遗址的存在也与标志着农耕文化之间有极为密切的关联，随着不断发展，农耕文化能得到传承和发展，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文化还逐步朝着北方地区延伸，最终发展成为中原文明。

通过众多历史遗址的发现可以推断，舜帝南巡是中原文化的一次文明寻根运动，而此次南巡的主要目的地便是潇贺古道的核心位置。在文化的不断发展和传承过程中，战国秦汉之间在文化上得到了大幅度整合，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在人们的迁移以及军事迁移方面体现得特别明显，一直以来，迁移和流动是我国人民的主要基本生存法则，纵观我国的发展历史，移民历史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始终处于同步，可以说，移民的作用和影响时时存在。随着秦晋文化、汉文化等文化的不断融合，屈原的《离骚》等在九嶷、潇湘等地区反复吟诵，充分体现了文化的交融与发展。在历史中，秦征百越产生的文化冲击极大。秦征岭南时期，秦军人数在相关资料史书记载中为50万人左右，而从秦朝向岭南方向迁移的人民在相关史书中的记载也在五十万左右，这两组比较相似的数据可以表明，在长时间的战争暴乱下，居住在此处的居民不得被迫迁移，所以实际的数字要远远高于百万人。^[4]

修建灵渠虽然能让秦军物资运输的难度得以减小，但从本质上讲，也让中原与岭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可以和湘桂走廊连接形成具有很强便利性的地理通道，让南北的经济实现流通，所以该地区一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通道。而潇贺古道的大力发展，文化的交流更为密切，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往来。

（二）潇贺古道的文化传承性

从表面上来看，虽然潇贺古道与政治经济中心的距离较远，但在文化根脉上似乎始终处于核心位置。潇贺古道在文化特点方面具有较强的传承性，是文人骚客的主要聚集地，对文化传统的传承以及发展影响深远。比如最具有代表性柳宗元和周敦颐，柳宗元从中原而来，周敦颐从本土走向中原，二人先后在潇贺古道周边做官。由此可见，潇贺古道文化有一定传承性。

柳宗元是中原人，在32岁时到永州地区做官。与当今的发展不同，永州在当时还属于蛮荒之地。发展到在唐宋时期，

永州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交通都极为便利,所以永州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发展速度较快,到宋代时期,永州人口数量较多。虽然这一地区所处位置偏远,但在文化发展方面却十分发达。唐宋时期,湖南共考取966名进士,而永州地区所占的进士人数变高达348人。纵观柳宗元的医生,他绝大多数的时间都生活在永州,正如欧阳修所说,柳宗元是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由此可见,柳宗元对历史对永州有极为深远的影响。^[5]从广告角度来讲,柳宗元的文章很大程度上让永州得到了推广,其中很多文章都描述了永州的风俗以及文化,正如严羽所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同其他的文人墨客不同,柳宗元对佛教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很高,主要是因为柳宗元对佛教义理的领会深刻,可以将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体系融合。

与柳宗元相比,周敦颐是将道家与儒家文化融合,周敦颐是道州本地人。道州属于潇贺古道的核心区,从小生长这一区域的周敦颐,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思想,都受到很大影响。在中年时期,周敦颐一直在南岭走廊任职,可以说,周敦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潇贺古道生活的,其中《爱莲说》等文章将儒家和道家两家文化结合,促进了文化传承和发展。周敦颐所论阐的心性义理非常精妙,对后人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潇贺古道文人的发展,除了实现文化的交融和影响之外,也让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使得文化出现了转折式改变,为潇贺古道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潇贺古道的文化多元性

通过对潇贺古道文化根脉的分析和探索,发现其文化特点除了有一定的久远性以及传承性之外,多元性特点也十分显著,可以在上面找到国文化的印记。在古人看来,“天地所以隔内外”是南岭走廊的天然屏障,而潇贺古道多分布在贺州、道县等地,多种文明在这一区域实现了交融和碰撞,不同种文化之间也实现了相互融合渗透,因此具有很强的多元化特征。正如《穿越潇贺古道》中分析客家人落籍江华一样,在这一区域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本地人和瑶家能实现共同发展,一起开荒扩土,在杂居中彼此交流文化,相互影响,在矛盾与冲突中磨合,使得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

潇贺古道在发展过程中,文化特点比较多元,从整体层面考量,开放性和封闭性特点明显。从宏阔的历史角度来看,潇贺古道的开放性是其重要的一种体现,不同文化在碰撞以及融合过程中,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多种文化的接纳以及渗透。比如:江华码市的所城村,村落的布局与周边村落得差异较大,这些村民在语言、风俗与瑶山里的山民有很大不同,这部分山民不聚族而居,整个村落呈现百家杂居的特点,是从整体来看,所城村更像是一座小城的居民。潇贺古道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开放性特点明显,可以将东西南北的经济与文化融合在一起。古道上的凉亭便是接纳东西南北文化的主要场所,各种文明在此处交汇碰撞,对瑶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产生很大影响,甚至会影响汉族的整体发展。

多个民族不断发展和融合使得潇贺古道的文化呈现多元特征,文化中的血脉流淌也渐渐清晰。但与此同时,潇贺古道的局部也具有封闭性特点,尤其是瑶族族群,因为整个族群有非常多的分支,社会组织、风俗、信仰等方面的不同,所以整个族群较为封闭和固定,而这一特点也在无形之中导致瑶族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处于滞后状态。过山瑶的社会大多以家庭为主,没有形成健全的家族组织,但这一特点也让南岭风俗更为独特,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完整保存下来。

(四) 潇贺古道的文化融合性

潇贺古道沿线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因此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发展,让文化的交流更为密切,多种文化的渗透以及整合,让文化呈现出交融性特征,其中瑶族是分布最为广泛的少数民族之一,族源说法各有千秋。从族群的角度来看,瑶族这一民族大多来源于中原,主要是因为中原南下的原因所致。在隋唐时期,瑶族是洞庭湖一代的渔猎者,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再加上潇贺古道的长时间发展,瑶族所展现出来的特点越来越显著。现如今,潇贺古道已经成为瑶族发展过程中精神寄托的重要归属地,通过《千家峒源流记》的可知,虽然每一个地区在千家峒的理解上各有千秋,但无论何种说法,都始终没有脱离,潇贺古道所涉及的范围。

潇贺古道的瑶族汉化特点尤为显著,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将本民族所独有的特点摒弃。对于身处于潇贺古道的瑶族来说,汉族文化的渗透比较深入,本民族也渐渐接纳了这种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不再采取游耕的方式,而是建立起大量的经典古村,耕读传家,诸如宝镜,江华井头湾等。在这个过程中各类文化融合在一起,从而达到代代相传的效果,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渐渐形成了患难与共且守望相助的社会关系。

潇贺古道的汉族瑶化特点表现得比较突出,部分中原南迁的汉族村落经常会处于瑶族之中,所以在文化、衣着服饰等方面更倾向于瑶族化,尤其是在婚姻方面,汉族可以与瑶族通婚,而这一特点的存在也使得瑶化程度日益加深,很多瑶族节日及风俗都是瑶族和汉族村寨相互影响形成的,比如瑶族盘王节便是两种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结果。但瑶族和汉族归根结底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文化核心依旧包含了各自的特点,文化的相互以及渗透让这两种文化更具有创新性,本民族的文化意识越来越强。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民族走廊已经成为各民族间交流以及接触的重要形式,虽然能相互交融,但始终保持本民族的独有特色,实现了文化的融合。

三、结束语

综合而言,潇贺古道的文化特点显著,不仅具有较强的多元性、融合性,还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和久远性,是海陆丝绸之路转换的核心部位,能实现中原文明与岭南文明的有效沟通和交流。在经历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后,潇贺古道已经将人文文化与人文教化融合为一体重要通道。

参考文献:

- [1]姚磊,周薇.潇贺古道(西线)线性文化景观溯源研究——潇贺古道研究之一[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9,(09):112-113.
- [2]潘雁飞.论潇贺古道瑶族聚居区族群特质及“瑶文化”元素的现代呈现[J].贵州民族研究,2019,40(04):70-73.
- [3]王琼.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古村落文化的当代转化——以潇贺古道古村落建筑文化为例[J].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8,23(04):524-527.
- [4]谢嘉雯.贺州古民居文化研究——潇贺古道生态文化系列研究之四[J].贺州学院学报,2018,34(01):35-40+73.
- [5]朱其现.《长寿赋》的时代意蕴与贺州寿城文化基因解读——潇贺古道生态文化系列研究之三[J].贺州学院学报,2017,33(04):6-11.

基金项目:2020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文化线路遗产视角下的潇贺古道研究”(课题编号:2020KY18012,负责人:李辉)。